

鲮 残 篇

浏览器提醒您：
此为本复制品
请尊重相关知识产权！

清·沈萍如 著
沈洪瑞 点校

内 容 提 要

沈萍如，清中叶（乾嘉间）医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平事迹未详。幼客江宁（今南京）因水土变迁，屡遭疾病，均经岐黄术治愈，遂留心医学。撰有《鲮残篇》一卷，论药品，谈病理，辨伪讹，释古方，颇能抒发心得。今据《三三医书》本点校。

目 录

秘授药方须审察论	218
养生当以养阴为首务论	219
附子、吴茱萸、干姜论	219
黄芩、天花粉传	220
马齿苋记	220
芜菁说	221
山阴倪涵初先生疟疾三方疏释	221
瘴疟	223
湿温如疟论	223
男子热入血室论	224
太阴脾经辨讹跋语	225
山阴倪涵初先生痢疾三方疏释	225
资生丸方	226
左金丸	227
石斛非肝药	227
羊毛疹子辩论	227
加减参苏饮	229
集虫说	230

超星阅读提醒您：
 使用本复制品
 请尊重相关知识产权！

鲙 残 篇

超星浏览器提醒您：
使用本复制品
请尊重相关知识产权！

秘授药方须审察论

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素问》曰：“东方滨海，食鱼而嗜咸，其人黑色疏理，病多疮疡，治宜砭石；西方陵居，风多而土刚，其人华食肥脂，病生于内，治宜毒药；北方地高，风寒而冰冽，其人野处乳食，病多脏寒，治宜灸焫；南方地下上弱而雾聚，其人嗜酸致理，病多挛痹，治宜微针；中央地平〔多〕湿，其人杂食而不劳，病多痿躄。治宜导引、按跷。”（孔子）《家语》曰：“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懦，圻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观此则人之形质皆由水土、饮食之所变生，而于起居服食可不慎所择哉！故杞菊之乡多寿，而酒色之戕致夭，五行更迭，生克乘除有常道焉。亢则害，承乃制，不可偏倚也。是以肾气过强则妨心，而惊悸怵恍生；心气过旺则戕肺，而咳嗽烦冤生；肺气过实则伤肝，而目眵泪生；肝气过盛则克脾，而飧泻臌胀生；脾气过满则害肾，而痿躄重膇生，皆亢害而失其平易也。圣人制为药饵、针灸、按摩、导引、祝由以平治之，救其偏也。至于汤液之方，创于伊尹，盛于长沙（张仲景），后贤递兴，则有七方十剂之等差，君臣佐使之配合，而尤当审其反、畏、恶、欲之性以剂之，始可以为方。方之所以为方者，使之方向而不违，平易大方而雅俗共赏也，故其表表于医籍者，桂枝、麻黄、青龙、白虎、三承气、四泻心之法邪返正也，四君、八物、十全、六味、五味、七宝、建中、补中以及虎潜、河车等之培元扶弱也，药品不多于十味，对症取效于顷刻，亦何曾探奇搜异，必致力于赤箭、青芝、牛黄、狗宝方形神效也。乃今多有聚集鳞介毛裸中一切臊膻热涩如脑脐、狗肾、海马、蛤蚧、全蝎、红铅之属，辅之以桂、附、椒、茱、脑、麝之类，辛香臭腐数十种杂为一方，亦不问其反畏恶欲，君臣佐使之谓何，艳称其名号可夺造化，极赞其功，能克转乾坤，一藉捷劫之性，取效片时，畅人欲志，不顾流祸于隐微，积久而大患突起，骇人闻见而不遑救者多矣。总由术士之眩惑，贵介之乐闻，而不察天地有常道，圣人有至论，所谓五谷为养，五菜为充，五果为助，五行相生，五脏以安，顺其天常，安其地利，而必欲强其词曰，“人定可以胜天”者，殊不知服全鳖丸久，而腹生小鳖以戕躯，饵龙骨粉多，而肠腑生痈以毙命，前人已受害者矣。夫子曰：“未达不尝”。所谓达者非徒达药而已，意必达药性之良劣与吾身之宜否，而后敢服，詎可不察吾身之固有而漫为尝试，致犯虚虚实实之禁。失其平易而生偏胜之灾，甚至亢火消阴，变幻非常者有之。经曰：“芳草发狂，石药发癡”可不慎诸！况“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黄帝养生之妙诀可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论战》之快谈堪取。苟能毋摇尔精、毋劳尔神，起居有节，自可生长。是故气足则不饥，神足则不睡，精足则不淫，克保吾身之宝，亦何有于外物哉？然而天地之间，土为万物

之母，人身之中，胃为水谷之海。语云“节饮食者却病之良方，理脾胃者医中之王道。”脱欲绸缪于未雨，请从事于脾胃，庶饮食强而谷气化精，则神气不期足而自足，又何藉于药饵之扶吾也耶？ 附诗

寒夜无聊遣漏长，挑灯起坐读岐黄。
至人精论皆金石，术士夸谈属老庄。
咀嚼《素灵》非好辩，揶揄朱紫慎推详。
螽斯自古称西伯，不见流传种子方。

超星浏览器提醒您：
使用本复制品
请尊重相关知识产权！

养生当以养阴为首务论

天地之间，阳行健，阴德静，体也；阳常有馀，阴常不足，用也。然而阳更为阴之用，阴实为阳之体也，故阳无阴不生，阴无阳不长，观既济之爻可见，而习坎之义不可不察与？昔丹溪独主滋阴，后人訾其药尚寒凉，易伐生气，而崇补火之法，乃不循本源之奥，而徒知肤浅之论矣。夫药用寒凉乃泻火，非养阴也，养之之义谓何？勿使阳之亢燥而消烁真阴，保其天一之本源也，今水被火侮而斯病，乌得不壮水之本以制阳光，藉北方苦寒之味以救之，而守习坎之义哉！人非水火不生活，是二者之不可偏废，亦不可偏胜，更当知阳易回而阴难养为首务，试以水火论日用，寻常藉火者暂而约，藉水者常而博，盖火易发而速，水难致而缓，十日之霖不敌三日之曝，藏火于灰，久而垂灭，益之以薪顷刻而炽，为力易而致用速也；贮水于器，逾旬而减，经月而涸，无可以生，凡物皆能耗之，是非存养之，胡能经久而泽耶？人身精血水也阴也，日以万应，几何而不耗且尽也，是则存养之功，可不一日而三致思焉？水本静，静极而动生，故曰肾藏智，知者乐水也。知觉生而运动随之，故少阳乃胎于太阴，是阴实阳之体，少阳甲木之气，发生万物，运动而出，则阳乃阴之用而已。诂今人喜于补火，且有以吕仙号纯阳（吕洞宾）而得道为说，殊不察其采阴补阳之谓何？而北极有龟蛇配合之妙，圣人有夜气以存之训，与历观服热药金丹者，轻则痲疽奇疾叠出，甚则真阴耗绝而暴亡者比比皆是，故既济之防终乱，而习坎之获有孚信矣，养生者岂可忽于养阴之道不急务，而惑于补火之浮言哉？且凡物体实而用斯宏，未有体去而能用者矣。

附子、吴茱萸、干姜论

经曰：“大毒治病十去其五，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二者相形，而时尚何多惑焉？盖直达少阴，祛寒救败，谁如附子；善走厥阴，燥湿定痛，莫过吴萸；散表温中，快脾利膈，更尚干姜，此三者诚三阴斩关夺命之将也。然于诸热药中为最烈，过剂误施必有动血僭上之患，迹其功能直朱家、郭解游侠之流，言信行果，急人之急，捐躯赴难，可存亡生死，而收效旦夕者耶！然不一善驭，未免以武犯禁而取笑同类矣。盖其气雄性毒，走疾而悍，或气味俱厚偏阳少阴，故附得姜而愈热，得桂而善走，茱得姜而益散，非以甘缓监之，难免疾驰衔橛之变也，故八味丸用桂附以消阴翳，不过全料中之什一，左金丸用吴萸以开肝郁，而黄连五倍之。王好古有补火须防涸水，乌附（乌头、附子）非身凉、肢厥、脉沉迟者不可擅投之戒，其慎始要终之道欤。然古人亦有终身饵乌、附、椒、萸而年登耄耋无恙，此

又稟賦之殊，偶有之事，不可以为训。昔子产论政，以水懦弱，虑民玩而多死，今之用药反狎玩猛烈之火，至噬脐而弗悔何哉？其必曰“砒矾鸩醵方为毒”而不思中病即止之戒欤！

黄芩、天花粉传

山草黄芩者，蜀之秭归产也，味苦性寒，气厚味薄，阳中之阴，色青，专行少阳而兼入肺胃。可升可降，尝与黄连、厚朴、柴胡善，而恶葱实，畏藜芦、丹砂、牡丹皮，其相与游而协济以成功者，则得酒上行而消上焦积血，清痰利膈；得猪胆汁除肝胆火而祛脾胃湿热；借柴胡退寒热之往来；同白术为安胎之圣药；佐桑皮泻肺火。而须旧根枯片，即别名腐肠妒妇者，与芍、连、枳、朴除下利脓血，腹痛后重必选细实新根即俗称了芩、条芩者，仲景伤寒方治心下痞满，泻心汤丸四方皆用之。又如太阳证下之利不止，喘而汗出者，有葛根黄芩黄连汤；太阳少阳合病下利有黄芩汤；少阳证下后心下满而不痛有泻心汤；少阳证之小柴胡汤则本经药也。迨张元素称其功用有九，而李东垣、朱丹溪多阐发其妙。盖火靖气宁而胸膈畅，湿除滞化而肠胃通，上焦治则二便利，血闭、痰凝、痈疽、烦满，清热以澄其源，因势利导，故事半功倍，顺病之情，不烦奇异而效斯捷，审寒热慎予夺，故曰“药贵中病”，医之宝也，大暑炎熇，三黄、白虎不足以为暴，何独于芩而斯惧哉！

至蔓草中又有天花粉栝蒌根者，秦之弘农所出也，甘微苦酸，微寒清润降下之品，金玉君子之质，除消渴，清暑热，通小肠，散痈肿，疮疖排脓止痛、消瘀生肌，其为肺与阳明药也，最宜虚热人。仲景用其实（蒌仁）以治胸痹痛引心背、咳唾喘息及结胸满痛，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气，能清上焦之火，使痰行气降而治矣。若栝蒌散之治乳痈，其根下乳汁、拨箭镞及针入肉、退痘后目障，其以纯粹之质而能定仓猝乖戾之疾，其功可以想见矣，故其使枸杞子、恶干姜、畏牛膝、反乌头，亦物以群分云尔。

萍如子曰：“黄芩、花粉《农经》（《神农本草经》）中品，日用恒需之药，以治四时常有之疾，不可一日废也。乃世人好奇异矜诡秘，竞事玉札丹砂之贵重，侈谈空青狗宝之无几，何异舍菽粟水火而他求养生具哉！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无虚虚，无实实，裕有餘，补不足，是在人为之，而有至理存焉。察理真则施用当，可免偏胜之患，詎可因施之不当而弃物之性，不亦冤乎！然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亦不可不察，若李之才云“山茱萸、龙骨为黄芩之使，得五味子、牡蛎令人有子”之说，则吾未之深信。黄芩苦燥而寒，其于湿热疮痍、疔、痢、血热等症实能勘乱定祸，因便乘势以成功，管夷吾之流而亦得桓公任之当，而能尽其才也。天花粉甘寒而润，大宜虚热人，其能出箭镞、退目翳，殆平仲在庄公之世而处崔杼之乱也，吾故仿龙门《管晏传》而为芩粉传。《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芩”。又云“果裸之实，亦施于宇”。睹二诗可以窥二物尚矣。

马齿苋记

马齿苋者，以叶似马齿而得名，叶青茎赤花黄根白子黑，色具五行，又名五行菜，鲜者烈日曝之不易干，其汁流凝成水银得汞之不死，故又名长命草。性寒滑而味微酸，其功用则入厥阴血分，散血消肿兼润肠脏而去留滞者也，且可预禳瘟疫，于六月六日采存，至

次年元旦瀹熟，盐醋拌食之，俗又有安乐菜之名。唐武相国元衡患胫疮痲痒、痛楚三年不愈，斤吏白以鲜者捣敷之，数易而愈。《海上方》用干者一斤，鲜〔者〕二斤，同五加皮八两，苍术四两煎汤澡浴，一切风湿气、杨梅毒及妇人月家病（产后病）以致筋骨疼痛者，亦取其滑可去涩而宣通血脉也；其杀寸白虫、敷拔疔根、滴聒耳、疔甲疽、灭癍痕、点目眯目翳、理痔漏带下又其馀事耳。此物本菜类而食者少备，药料而肆不收，随在俱产而摘采易，可应急需而不难购，人多忽而不用，余甚惜之，因述其功能而特为之记，以告诸同志。

芜菁说

芜菁者一名九英菘，即蔓菁也，南北随地可蒔，而北方为多。《毛诗》为之葍，其性易生而滋长，故武侯行军，教士卒种之以备饥，蜀人呼为诸葛菜，马殷携入南中，瑶佬今犹呼为马王菜，而蒙古则称为沙吉木儿，其叶似芥，阔大而厚，茎短而粗，夏初起台开黄花四出，结角子似芥子而色紫赤匀圆，根如萝卜青白而圆长，六月种者根大而叶蠢，八月种者叶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种〔者〕，则根叶俱佳。京师人家以瓶腌藏，名闭瓮菜，差似撇兰（苜蓿）耳，其性苦平，利气消食，治嗽通淋，殆清热祛滞之品。其子大能明目而榨油燃灯，又损目，此物理之变幻也。李时珍称其可升可降，能汗能吐，能解蜘蛛毒，其根解酒止蛆、拔疔根、消阴肿如斗，亦日用恒需之药，非特仅于疗饥而已，且于立春后庚子日捣根汁，合家以次温饮之，可辟时疾，其有裨于世非浅鲜，用为之说以扬其功用云。

附治青盲方 但瞳子不坏者，十可疗九。

用蔓菁子六升蒸之气遍。合甑撮下。以釜中热汤淋之，乃曝干，如是三蒸三淋三晒，杵为末，食后清酒服方寸匕。

又方 常服能洞视脏腑

芜菁子三升。苦酒（苦酒醋也）三升，煮熟晒干为末，以井华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尽一斗，夜视有光云。

煮蔓菁菜作食

先用水炸熟漉出，另用冷水浸一宿，去水加油盐炒食之。否则味苦不堪食。

山阴倪涵初先生疟疾三方疏释

第一方 治夏秋暑湿时疟初起，平胃除湿，理气化滞，有疏导开先之功，受病轻者一二剂即愈。

制半夏 广橘皮 云茯苓 威灵仙各一钱 茅苍术 紫厚朴 柴胡 黄芩各八分 青橘皮 广槟榔 炙甘草三分 生姜一钱 河井水各一盞煎，空腹温服，如头痛加白芷八分

按：此方合小柴胡、平胃散、青皮饮三方为一，而以槟榔易草果之辛烈。加威灵仙通行十二经络，彻内外而透邪出表，故奏效捷而成功伟也。盖人身中水湿有形之阴邪，每留着于肠胃多化为热，中暑热每形之阳邪。每游溢于经络与湿相搏，遂化为疟痢。暑邪初中不为湿所羁留而即病，自当从暑治，香薷散等方表散之而外出是也，既化为疟痢。则当从疟痢治，犹米已成饭，不可以出汁，须由里而和之使外出是也，故治疟发表非治法也，尽用麻桂羌防，几曾见一汗而愈者，疟邪之汗犹之瘟疫同法，必

超星浏览器提醒您
使用本复制品
请尊重相关知识产权!

里气和而表自解。倪先生此方专以疏利留着之湿邪为主，而以和胃化滞为佐，独黄芩一味堪清游溢经络之暑热，可与疫症达原饮同调，不藉香蒿之发表，而况麻桂羌防散太阳风寒之品可浪施乎？至若但热不寒之瘧疾，疫厉传变之温疟自有白虎、承气在，但寒不热之疟疾，则又有附子理中、大小建中在，亦非徒恃发表可愈也。

第二方 治疟发三四次后痰滞稍减，正气渐亏，一二剂即可止住，即极弱之人缠极重之症，十剂后无不奏效。

生何首乌三钱 醋炙鳖甲 知母各二钱 白术 当归 威灵仙各一钱 白茯苓 黄芩 柴胡 广橘皮各八分 炙甘草三分 生姜一钱 河井水各半煎，加无灰酒一盞再煎数沸，空心温服。

按：此方妙在补泻互用，虚实得宜，不用人参、黄芪之骤补，屏去常山、草果之峻削，平平无奇却有神效，慎勿混行加减即无效矣。盖疟舍于营，邪伤血分，表邪稍解，当顾营血，方中首乌、鳖甲、当归正为血分药也。

第三方 治久疟虚弱并虚人患疟，扶正祛邪大有神效。

人 参（或以玉竹代之，沙参无益也）

炙黄芪各一二钱 白术钱半 当归一钱 柴胡 橘皮各八分 升麻四分 炙甘草三分 生何首乌二钱 大枣一枚 生姜八分 温加知母一钱 热甚加青蒿八分 胃口不和加麦芽一钱 在半饥时服。

《素问·疟论》黄帝问曰：“疟疾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气使然？”岐伯对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阴胜寒生于内，阳虚寒生于外，故中外皆寒极则阳回而外出；阴并于阳则阳实而阴虚，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内外皆热，故喘而渴欲饮冷也，此皆得之夏伤暑者，热气盛藏于肌肉之内肠胃之外，此营气之所舍也，令人汗孔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搏，内外相搏，是以日作。其间日作者，由邪气内搏于五脏、横连于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故间日发也。至间数日发者，邪客于六腑，有时与卫气相失，故数日乃作也。”

按：经文，则疟为先伤暑温后感风寒，构煽而起，其病根于肌肉之内，营气界分，不比风寒骤感之在皮毛，不与营气相涉，可用麻桂羌防发表一汗而愈也，故治法必求之营气，用药必遵夫和解，由半表半里之间导之使出，半表半里者少阳之分也，少阳为枢，开阖必经之地也，虽《刺疟篇》有三阴、三阳、五脏及胃腑十二〔经〕疟形状，乃邪走空窍游溢于虚隙之处而现症，究其受病之原，乃舍于营分及募原皆半表半里也。惟间数日者，则舍于六腑而更深入，然求其外出亦必由少阳之枢，辟而后甫能达之皮毛，故小柴胡为治疟要药，奈今人因李士材有“疟非少阳者，慎用柴胡”一语，“寒邪在太阳者柴胡投早，引入少阳”等语，举世畏柴胡如虎而治疟有终始弃置不用者，詎不思非少阳者固不可用，在少阳者非此不达也。前贤垂训原欲人辨症而施药，试思寒热往来为少阳症也，千古不易，既见寒热往来而犹畏柴胡，甘事麻桂羌防能不僨败乎！且士材所云“疟非少阳”，宁非指瘧疾、疟疾者，奈何泥于一而不通乎！概遂致因噎而废食，岂不可叹！因疏倪先生方，而并拈经旨以印之，为同道共商榷焉。且风寒在表之恶寒发热，人虽恶寒而肌肤已热，疟疾之恶寒内外俱寒，及其发热绝不恶寒矣。风寒得汗热退即解，疟疾自能作汗而退热，次日仍复如是，可见其病在里而不表，非可

求汗而解，必里清而表自清，强表徒伤正气，而症必淹缠，故疟疾有汗者及其无汗即愈；无汗者及其有汗即愈。疟之为汗乃其所自为也，非可强发也，故曰里气和汗自出，里和而表从之矣。

瘧症

经曰瘧症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而不衰，不及于阴，故但热不寒；气内藏于心，外舍于分肉，令人消烁脱肉。

按：此则治瘧症主于肺热，实者白虎汤，虚者竹叶石膏汤，或若以知母佐以人参，但二味更专功也。

湿温如疟论

原夫疟疾多端，《内经》详论已备，后人体认不真，每舍少阳不治，徒事发表攻里，往往贻误，不知疟之关于少阳犹咳之不离乎肺也，纵有十二经之兼证不过兼药以治之。若舍少阳而治疟，犹舍肺而治咳也。疟为少阳证。小柴胡为少阳药，舍小柴胡其孰用耶！少阳证忌汗吐下，此仲景之格言也，舍和解其又孰从之耶！今乃有湿温如疟一证，亦少阳病也，而又若似乎非疟，湿邪郁蒸而成，而又若似乎温疫，其初起也先觉身体懒倦、神思困顿，微觉怯寒而又不甚畏风寒，似将发热而又不觉其大热，三五日间似饥非饥，欲食不食，渐渐加热，非若伤寒之猝然洒淅恶寒而发热，非若温疫之陡然蒸热而昏迷也，每热则渴欲饮水而不甚贪，太阳或痛、筋骨或酸，或现少阳一二症，口苦而不胁胀，胁胀而不耳聋，耳聋而不作呕，或兼阳明一二症，两目微胀，鼻或干不干，时或眠不眠，更或腰脊强痛，又似太阴证状，然而种种杂出俱随热轻重而增减，且不恶寒而爱凉，热时手心甚于手背，一日之内平旦前后，必有一二时辰安静，头颈以上若似有汗而润泽，摸之粘手而实无可拭之汗，及至巳午以后热甚则肤腠干燥，似睡非睡，呓语如谵。唤醒则清而非若谵妄之不知人事者，舌苔白滑，中或微黄，口燥无味，脉则两关滑数，少阳更弦，浮部不足，沉部有力，此湿温、时气杂合所致，脾胃虚弱之人多成此症，乃少阳、阳明而兼涉太阴之候也。因其非风寒之邪，故不恶寒而但作热。因其似疟，故不若伤寒之恶寒发热、头痛无休；不若疫症之大热熇然、神昏志乱也。因是湿温，故但热不寒而渴不贪水，不若冬伤于风至春作疟之先热后寒而为温疟也；不若夏伤于暑秋必为疟之先寒后热而为寒疟也，但其作止有时、轻重有候即同疟症，邪由湿温内发干涉太阴，是以难汗，发从少阳、阳明，当用柴平散以姜枣代人参和解之法治之。且此症更多自肘至腕之臂、自膝至踝之胫不热，可征其兼太阴而外验诸四肢也，其手足心更热者，可征其邪在少阳而内热甚也，人见其但热不寒而又不若疟症之但热而有汗也，故不敢断其为疟，因其无汗多用羌防荆葛求其汗解，而不应益以麻桂重竭其表而汗愈，不至转而疑为血虚不能作汗，重施归葛逍遥而终不应，其或有兼腰痛者非太阳症，或增注泻者乃邪留少阳日久而动厥阴经气，即经所云“足厥阴之脉络胆，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嗑干，面尘脱色，胸满呕逆，飧泄是也。”但和少阳则邪自解矣。此症多发于春暮以至中秋，当木土之气值令之时为最多，奈病家但见发热，咸为著表，喜从

发散，不知发热之症多端，岂尽表耶。南方人更怕寒凉，视三黄、白虎如蛇蝎，以小柴胡方内有黄芩多不敢服，北方人怕温燥，视姜桂如虎狼，且嫌和解之功缓，喜从攻下而服承气〔汤〕，此俱一隅之偏见，必藉医家把握，剖切开导使知此症当从少阳治法，而柴胡为少阳之表药，清肌解热，黄芩为少阳之里药，利热燥湿，二者去一则不成其为小柴胡汤也，而人参、半夏乃佐使之品，在可增可减耳，炙草固胃气，姜枣和营卫俱不可少者也，若有兼症则以兼药治之，岂可舍少阳而他求乎！

加减柴平散

姜蕤三钱 柴胡 黄芩酒炒 制半夏各二钱 茅苍术 厚朴姜炒 橘皮 炙甘草各八分 红枣三枚 生姜一片 如屡服发散药而无汗，重竭其津液而烦渴者，加天花粉、麦冬，减半夏。如服攻下药而溏泻夜甚，五心烦热，邪陷血分者，须调中益气汤加减治之，提邪外出阳分。

加减调中益气汤

生黄芪 生白术 姜蕤各二钱 茯苓一钱二分 炙甘草 橘皮 柴胡各八分 升麻四分 枣三枚 姜一片 若腹胀泻不止加煨木香八分

凡治伤寒者咸祖述仲景，然多致力于汗下，而于温清和补之法每略而不究。时人用药动称景岳，而言新方者，惟擅右归、理阴，但用其热补二阵，而遗其六阵于不问，殊不察用和之法，莫善于景岳，其于和阵略中言之详矣，且其散阵中之大柴胡饮更可为善用柴胡者，奈人咸谓景岳偏于温补，乃今人用其偏，而景岳原未之偏也。

男子热入血室论

《金匱要略》曰：“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者，小柴胡汤主之。”又曰：“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此谓热入血室，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也。”又曰：“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濇然汗出者愈。”

愚按：血室即血海也，肝为血海乃厥阴也。妇人伤寒、时疫，适逢经至，血海空虚，邪陷入内而作寒热往来，谵妄如疟，此邪犯厥阴而列入《少阳篇》者，所以明少阳为厥阴之府，必和邪使从表出，故治法不外乎小柴胡汤也。然血海男女皆同，而不及男子热入血室之故者，乃古之缺文也，成无己则以阳明病下血谵语一条，谓指男女者犹未可为定论，若然则妇人岂独无阳明病下血之症乎？盖妇人之月经有信可验，人所易知，男子则无以考证，成无己泥于必见血而方可为热入血室，故以阳明病下血条印之，独不思无下血症而往来寒热如疟又当指为何症乎？愚意男子是症，必其人素有遗滑惯病，或感邪后而梦遗，或入房至使邪热乘虚而入血室也。夫遗精出自前阴，人皆认为肾病，而愚曰厥阴，非创说耶？然不知经云：“肝主疏泄”。故遗精必先治肝，况女子之月水亦出前阴，非同根于厥阴之疏泄而出则俱从外肾也。细绎《金匱》所列三条，受症不同，治法各异，总以和解为主。其曰无犯胃气及上二焦者，恐人误施汗吐法也；曰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濇然汗出者愈，恐人误施攻下并戒不可大汗，以明少阳证忌汗吐下法也明矣。故妇人必察其适断、适至而于和邪中兼以活血、导血之药；在男子则察其有无下血、遗滑而兼以逐瘀养阴之药，和解缓攻，万勿以刚药与之，以致

超星浏览器提醒您：
 请关闭本窗口，以免发生危险！

不救。乃人往往见男子是症，认为肾虚，投以姜附桂地，甚则参芪，纯于温补，忘其谗妄热邪多致昏惑愤乱而毙，更不思阴寒直中少阴之症，自有脉证之可据，今纵因泄而肾虚，乃热邪之陷入非阴寒初感直中之可比，奈医家不察经义而置和解提邪于不问，病家期于速效而喜补正祛邪之稳妥，致令死者之含冤，徒使二竖之窃笑，深可慨夫。

以上二症，同出少阳，病最淹缠，医易摇惑，若更病家欲求速效，则多所貽误，用抒一得之忧，惟冀大雅之鉴，倘蒙赐教，更幸甚矣。

太阴脾经辨讹跋语

余自束发客江宁（今南京），因水土变迁婴疾，病卧兼旬几毙者，屡守中医而获愈，既愈留心医学，欲为却病计，非敢存医人志也，越数岁，稍出应酬，见人有称病曰“太阴脾经”者，心窃异之，及其治法则令人饿而不食，药则从乎苍、朴、砂、蔻，香燥攻克而已。夫太阴脾乃手足十二经中之一耳，若论其经脏之病，则疸、肿、泻利、呕吐、胀满，以致停痰、积食种种不一，论其治则补泻温清各各不同，何混以太阴脾经命病名，而治则一例也。若以不思食为脾之病而概称之，则咳嗽吼喘何又不称之曰太阴肺经也，类此而推，则惊悸怔忡亦可称曰少阳心经，癧疝癰疽亦可称曰厥阴肝经矣，虽仲景《伤寒论》有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证，乃言是经之为病如某某等，亦并未有以太阴脾经为病名也，在病家或不知名义，奈医家亦侈口而称，其不思也甚矣！且其不思食属伤食、恶食者，饿犹可也，若脾虚不运，胃弱饜饬，补之不暇，尚堪饿而消之乎，独不顾得谷则昌、有胃气则生之义，詎有令人长饿而更连旬累月之进攻克香燥药以责效也耶！存疑迄今，役役四方，未得就有道而订论之，乙丑暂归金陵旧馆，得与王子村舟游，出其《太阴脾经辨讹论》以示余，读之数过，其析理详明，剖症纤悉，足破金陵习俗而寿斯民，功匪浅鲜，猗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使余积久疑团一旦而获同声之应，是用忝愿付梓，以公诸世，王子辞让，且恐获罪于同侪，噫！切磋琢磨，朋友之道也，苟有所得，出而丐正于同人，何莫非相长之道欤？亦胡憊憊弗遑焉，爰为跋之篇末，惟村舟其图之。

山阴倪涵初先生痢疾三方疏释

第一方 治痢疾初起或红或白，里急后重，身热腹痛，五色兼至，或如鱼脑，皆以此方治之。

川黄连 条黄芩 白芍药 山楂肉各一钱二分 枳壳 桃仁去皮尖研各一钱
 厚朴 槟榔 青皮各八分 当归 甘草 地榆各五分 红花酒炒三分 广木香二分 如单白者去地榆、桃仁加橘红四分 倍木香，滞涩甚者酌加酒炒大黄一二钱。

按：痢之为病，由于手太阳小肠、手阳明大肠二经而来，盖小肠为受盛之官，水谷腐焉，大肠为传导之官，糟粕行焉，若二经外受暑风湿蒸之气，内伤生冷油腻之物，受盛失职，不能分消，传导失度，不能递送，故其作也里急后重，变为脓血，大小腹痛，旋解旋作。皆壅滞不通之状，古名滞下，今则为痢，实乃不利之谓也，其色白者，大肠受病，庚金白而肺相，表里病于气也；色红者，小肠受病，丙火赤而心相，表里病于血也，总缘湿热为患，并无红白以分寒热之说。惟日久气虚，以致脱滑者，则需

参、术、诃、粟以固之，无用温补治病之法也，须知痢与泻属两途，痢属肠病，泻属脾病，迥不相谋；泻有寒热之干，痢惟湿热之患；泻多虚寒之症，痢惟久暂之异，虽古称有大瘕肠癖、滞下刮积之名，而实为湿邪壅滞化热所致，直至日久不止变为虚寒者有之。若初起误投补涩之药，貽患匪轻，倪先生治病三方咸以芩、连清热，楂、朴消积，归、地、桃仁、红花以清血滞，枳、橘、木香、槟榔以清气滞，生白芍除后重而约脾，按日照方无不百投百效也。

第二方 治痢十日外者，用生熟料各半法也。

黄芩 黄连 白芍各炒六分 生四分 楂肉一钱 橘红 青皮 槟榔 地榆各四分 当归五分 桃仁六分 红花三分 木香二分 甘草炙三分 生二分

第三方 治久痢经月，脾胃弱而虚滑者。

黄芩酒炒 黄连酒炒各六分 白芍酒炒四分 当归五分 人参五分 白术土炒五分 炙甘草五分 橘红六分

以上三方皆以芩连为主，而补泻随宜，乃今治病者绝不用芩连何哉？咸以泻法治痢故也。殊不知苦以燥之，即热泻亦何避芩连耶。

资生丸方

王肯堂曰：“余初识缪仲淳时，见袖中出弹丸咀嚼，问之曰得之秘传，名资生丸，饥者服之饱，饱者服之饥。因疏其方而犹不信其消食之功，已于醉饱后顿服二丸，径投枕而卧，夙兴无停滞，始信此方之神。先恭简年高，脾弱食少、痰多，徐龄葆摄，全赖此方。”因特著此，与世共之。

白术泔浸，黄土拌蒸晒九次，去土切片，焙干三两 薏苡仁淘净炒黄色三两 人参蒸熟焙干三两 山楂肉蒸焙干二两 神曲炒二两 橘皮浸洗去膜焙干二两 白茯苓去皮水飞去筋膜，人乳拌蒸一两半 干山药炒黄一两半 麦芽粉一两半 芡实去壳蒸一两半 白扁豆去皮炒一两 莲子去心蒸一两 炙甘草五钱 桔梗 米泔浸炒五钱 藿香五钱 白豆蔻三钱半 川连姜汁炒三钱半 泽泻蒸三钱半 妊娠以砂仁易泽泻，炼蜜为丸，每服二钱，淡姜汤细嚼下，亦可作细丸。无力用人参者以洋参代之，党参不如也。

《医宗金鉴》吴谦甫曰：“此方始于缪仲淳，以治妊娠脾虚及胎滑，盖胎资始于足少阴，资生于足阳明，故是阳明为胎生之本，一有不足则元气不足以养胎，又不足以自养，故当三月正阳明养胎之候而见呕逆，又其甚者或三月或五月而堕，此皆阳明气虚不能固耳，古方安胎类用芎归，不知此正不免于滑，是方以参、术、茯、莲、芡、山药、扁豆、薏苡之甘平以补脾元，陈皮、曲蘖、砂、蔻、藿、桔之香辛以调胃气，其有湿热以黄连清之燥之，既无参苓白术散之补滞，又无香砂枳术丸之燥消，能补能运，臻于至和，于以固胎，永无滑堕，丈夫服之，调中养胃，名之资生，信不虚矣。”

余于辛卯回越中，值母姨卧疾数月矣，时年七十有八，每夜起更衣三四次，昼如之。所进食数次共不及一盂，腹中时痛不休。肌肉瘦惫，起坐维艰，语言无力。医者无非用补火生土之法，右归、四神之类辄不应。余因谓脾胃之疾，不宜汤液，年高之人，碍于峻补，盖脾胃不能健运厚味饮食，大补之药亦犹之厚味饮食，徒困塞脾胃运枢，不若用资生消补之法，遂进此丸，数日后而腹痛渐减，泄泻渐除，旬日后饮食加

超星阅读器提醒您：
使用本复制品
请尊重相关知识产权！

进，弥月而愈，于今七载服丸，未尝间断，现在八十四龄，每饭可两碗矣。可见肯堂先生前论之不诬，亦培后天以补先天，女娲炼石之法也，用揭此方，以公同好。乾隆丁酉萍如谨识。

左金丸

川黄连炒六两 吴茱萸滚汤泡炒一两 水跌为丸。

《医宗金鉴》胡天锡曰：“治肝之法有数种，水衰而木无以生，用地黄丸，乙癸同源是也；土衰而木无以植，用参苓术草，缓肝培土是也；本经血虚有火，用逍遥散清火；本经血虚无水，用四物汤养阴；至于补火之法亦下同于肾，而泻火之法则上类乎心。左金丸独用黄连为君，从实则泻子之法，以直折其上炎之势。吴茱萸从类相求，引热下行，并以辛燥开其肝郁，惩其扞格，故以为佐，然必以本气实，而土不虚者庶乎相宜。左金者，木从左而制从金也，特治肝脏实火左胁痛者。

按：时下凡遇肋肋胀痛，肝脾不调之症，动辄以左金丸投之，是未察左金之义也，《金匱要略》有云：“见肝之病，当先实脾。”若脾虚为肝木所乘，再用黄连以泻心火，但知泻肝之子，不顾泻脾之母乎。当衡其轻重缓急而施治，慎勿偏任也。

石斛非肝药

石斛生于水石之间，秋月开花，皮黄肉白，甘淡微咸，故入心肾脾胃四经，能强阴益精，除热疗痹，气薄味厚，阳中之阴也。时人竟以为肝经药，殊不知何所据？夫五色五味五气入五脏，千古不易之理也。肝属木而色青，味酸气臊，凡物品如是者，则入肝胆，未有黄白甘淡者而入肝也。然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石斛甘淡用以缓肝，为辅佐之品则可，若藉以为平肝之药则未之察也，因论左金〔丸〕治肝法，故连类而及之。

羊毛疹子辨论

余客金陵（今南京）四十餘年，舟车经游十一省，所交四方知医之士不下百什人，从未闻所谓羊毛疹者。乾隆辛卯、壬辰间，有客医偶是说，以语人用荞麦面搓人胸背而治之。金陵逾甲老医亦未曾见是症是治也，故疑信相半。客医乃援《证治准绳·疔疮门》所载羊毛疔，及《医宗金鉴·疔疮门》注释所述，并《说铃·谈往》所记三条以示人。在明理者虽未之全信。然不能诘其原以究其理，好事者乃从而和之，稍稍昌炽其说矣；余甚慨焉，因即其示人书逐条明辨之，非余好为揶揄其说也，盖恐袁豕鱼鲁之不分，将以为人生性命之患，然犹未敢自信为所辨诚是也，特引经据理而疏述之，质诸考古君子定其然否，知我罪我，弗遑顾焉。

王肯堂《证治准绳·疔疮门》载：濮阳传云万历丁亥金台有妇人遇以羊毛鬻于市，忽不见，继而都下人身生泡瘤，渐大痛，死者甚众，瘤内包有羊毛，后一道人传方，用黑豆、荞麦为粉涂擦之，毛落而愈。

《说铃·谈往》云：崇祯癸未，京师时疫病起，必有红点在背，中包羊毛一缕，无得活者，疫死无算。

《医宗金鉴·疔疮门》注释下云：有羊毛疔症，身发寒热状类伤寒，但前心后心有红点如疹形，视其痲紫黑者为老，淡红者为嫩，宜蟾酥丸汗之，五味消毒饮汗之。

愚按：以上三条，一则为天行疫病之成疔者，一则为灾疫毒发于背而似疹疹之类者，一则为疔疮中有红点发于前后心如疹形者，并未实指为疹也，况有可救者有必死者，有以药汗之而可愈者，轻重奇恒之阶判然，岂可不逐一明辨之，而混曰羊毛疹子为四时常有之疾乎？盖首条有妇人鬻毛于市而生泡瘤，痛死毛现，此之谓天行疫邪也，况泡瘤状大，发无定处，内包有毛，类于羊毛，名之曰羊毛疔，犹近似也，原未曾曰羊毛疹也，然亦必在春秋行疫时有之。万历丁亥偶有之，前乎此后乎此，未之闻也。次条乃疫病极甚，毒发于背，红点似疹含毛，此之谓灾音怪症，呼曰羊毛疫可也，未可呼曰羊毛疹也，且法无可治而必死，否则万历时道人，方为时未甚远，岂人尽不知而一治之？若谓疔可治，疹不可治，则今之荞麦又何益耶？第三条乃疔疮中兼见，前后心发红点者，并未指明毛在疔抑在点，当去毛与否，盖《金鉴》乃御纂书，大医秉笔，因《准绳》等书载有前条，不敢遗又不敢信，故于注释内载此数语，要知吴太医亦未尝经见是症也，意其发于膻中、背俞之分，故示人以汗解之，亦只曰羊毛疔而未曰羊毛疹也。总而论之，病有奇恒，时有治乱，事当寻理，疔与疹悬殊也，疔痛疹不痛，疔大而疹细，疔无定处，疹及遍身，岂得以疔有羊毛之症，而混曰羊毛疹乎！即据《说铃》所记红点子发于背而病疫生毛；《金鉴》所述红点发于前后心而患疔生痲，可见独发于此而不及他处者，始可断曰羊毛疫、羊毛疔，亦未曾直书曰羊毛疹也。今若以肺经郁热咳嗽而发疹亦遽曰羊毛疹可乎？若伤寒热干阳明而发痲亦是红点，亦概曰羊毛疹乎？若然则凡痲痲痲其中皆有羊毛乎？偶是说者固非凿空无本之谈，然察理欠明，不当以明季灾异之怪症而侈谈为盛世常有之疾病，致使痲疹痲痲咸混羊毛之说，惟以去毛为治，滋害深矣，明理者当慎察之。查《本草》大豆条下，云能治牛马瘟毒。《夷坚志》云：靖康二年春，京师疫，有异人传方用黑大豆二合炒熟，炙甘草一钱煎汤，时时饮之立愈。可见大豆能治天行瘟疫之毒也。又荞麦条下云：苦苣性寒，能脱人须发，还生亦稀。道人用此二物一以治毒一以去毛，拯一时之灾也。今客医见人胸背偶有痲痲之类，辄教以荞面连旬累月而搓擦之，宁不毫毛随面而粘落，遂指人身之毫毛为羊毛，妄矣！然毛疹固属牵混，而毛疔毛疫之灾究何自生？查宋太史书云：“山林之人毛而瘦，得木气多也。”《素问》云“毛虫属木”。则毛之为灾，乃少阳木气强盛，得湿热蒸溽而生。譬如淹酱由于夏暑，少阳主时之候，不数日而毛生气变矣。经又云“肝胆属木，其气臊。”则毛秉木气而生，是羊毛疔疫之患为少阳经病，木邪侮金，发于肺部之膻中，背俞之分，生毛而气臊有类于羊而名之，岂人之身而真有羊毛耶。且夫少阳为枢，太阳为开，阳明为阖，枢运而外辟，达于太阳，可汗而愈，毛其化矣。枢滞而内闭，归于阳明，入于脏腑，昏冒惑乱，人死而毛见矣。假遇是证理应达木邪疏肺邪，初感为浅者荆防败毒散加豆豉之类汗之，日久而深者防风通圣散表里双解之。若果皮破毛现，时气咸若，即道人方原不可废，总之疔为疹威疫也，不可与凡百常病同视也，谓疫病中有此毛疔毛疹之症则可，谓疹症中常有羊毛之症则不可也。又查

《五常政大论》曰：“敷和之纪，木德周行”云云，“其虫毛”委和之纪，是谓胜生，生气不治，化气乃扬，其虫毛介，其病支废，痲肿疮疡，膏于三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其病怒。太角与上商（上商阳明司天）司其虫毛介。”又曰：“厥阴司天，毛虫静，羽虫育，介虫不成。在泉，毛虫育，介（倮）虫耗，羽虫不育。少阴司天，羽虫静，毛（介）虫育，倮（毛）虫不成，在泉，羽虫育，介虫耗，毛虫不成。”

《气交变大论》曰：“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胸痛引肩（背）。”“岁金不及，病内舍膈，外在皮毛。”又曰：“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变有灾，而物由之，而人应之也。”又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久留而环，或离或附是谓议灾与其德也。”

按：木平曰敷和，不及曰委和，太过曰发生，灾病曰膏，留守曲环，星象省察，分野审德，罪而降灾祸也，故木平岁，其虫毛，得木气专而静也；不及则毛介，介乃金属，金来兼化，而介虫同生也；太过亦毛介者，木盛凌金而齐化，毛介共生也，并绎各经文，则木邪无不关于金也，未有不发于胸背部分也，若盛朝熙曜之际，岁气纵有灾疫，德化可以消弭，此留守曲环之所以遗省者也，如丁亥乃委和之纪，金兼木化，岁运丁壬，化木司天，厥阴风木运与天符二木，比助转委而强接，交春分二气后，太征火客运来临，木火过强，金受其制，胜复之作，疵病盛行，而生毛疔，木之膏也。妇人鬻毛，亦岁运灾星之脱化，岂真有妇人耶。泡瘤肿痛，即经所云“痲肿疮疡”也；瘤内有毛，即经所云“膏于三”，三乃木之生数，而见灾异病也。迨后癸未，乃小逆之岁，立春初气，主客同为厥阴木，春分二气，主客同为少阴火，岁运戊癸，化火木火相生而炽，至小满三气，客气湿土临，主气相火之上湿热蒸溽而疵病起，均岁运节气之所致。当明季末运，尚有何德化而弭此灾变也耶！至于运气，虽六甲一周，而灾祥乃因时而变，前此之丁亥、癸未，未曾闻有此毛疔疫也，后此之丁亥、癸未又屡更矣，而熙曜承平，更未知有疾疾，乃者忽倡为异说以惑人，其不审也甚矣。值此德化覃敷，万邦和洽，编氓隐瘼，久被南薰之解愠，何业医者不守常而好异是为哉？

天行时疫，本不常有，索隐行怪者，偶倡惑世诬民之说，知医者少，以讹传讹，始则妄指怪症，继则妄投谬药，为害不浅矣。萍如先生哀之，条晰明辨，洒洒千言，洞若观火，如秦人照胆镜，表里明彻，吾知心不正者见之却走，为功斯世岂浅鲜矣，亟功传梓，俾户诵家弦，齐登寿域，胜刻《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鹭文》千百纸也。乾隆癸巳落灯后三日同学弟古渔陈毅跋

加减参苏饮

治四时感冒风寒，头痛发热，憎寒咳嗽，涕唾稠粘，胸膈满闷，脉弱无汗，并停滞饮食，腹痛欲作泻痢等症。歌曰：

苏葛前胡合二陈，枳香甘桔共云苓；

人参特为虚人设，加减推详要性灵。

紫苏 葛根 前胡各二钱 陈橘皮 制半夏 枳壳各一钱 广木香 炙甘草 桔梗各八分 茯苓钱半 人参酌用 连须葱头三个 生姜六七分随时增减 红枣三枚

按：风寒感在太阳膀胱经，则能传经，以其主一身极表浮阳之地，故逆传三阳而

病，阳行速也，古法用桂枝、麻黄二汤，发营卫之汗，不使再传者，以桂、麻辛甘，发散纯阳之品，寒邪容于太阳寒水之经，用此纯阳迅速之药，以气相从而奏效捷也。若已传他经者，投非其时，即祸不旋踵，故后人以九味羌活汤、人参败毒散代之，诚详慎矣。若风寒感在太阴肺经，则不传经，非太阳之可比。盖肺主气，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虚之人不拘四时易于感冒，不与伤寒时行之气，强弱均受者同日而语也。此方于发散药中用参、苓、草以固气，即冲和汤中用生地以养阴同意，知非可徒恃峻表而愈也，况应用桂麻之症而用苏葛柴，前失之不及犹无伤害，若只须苏葛可疗，而过用桂麻为害多矣。方中苏葛前胡清热解肌，陈夏枳香利痰疏气，苓草安胃和中，桔梗载药上浮直达胸中，表里兼行，若形体素弱或年高久病之人，则人参临时酌用，总之肺为太阴燥金清肃之地，宜于清散，不同太阳寒水之经可施辛温猛悍之药，经络不同，当详识之，且此等症候最多，切勿小题大作。

加减法：

伤饮食胸胁胀满，暖气不舒者，加山楂肉、麦芽、神曲、倍木香。

大便难者，加杏仁泥。

血虚而大便秘结者，加归尾、桃仁泥。

小便少者，加泽泻，倍茯苓。

头痛因火者，加甘菊花；因血虚者，加当归、川芎。

如一二剂后表解热除而咳嗽不止、喉干舌燥者，加百合、天花粉或贝母。除去半夏、木香、葱、姜、枣。

本方除去人参、前胡，用川芎、柴胡名芎苏饮，则入厥阴、少阳，而宜于血虚火盛者；减参恐其助气而动火也。

本方除去人参、半夏，加芎、归，治新产后感冒发热、头疼及虚损；吐血人感冒发热、咳嗽、无汗者，养血则汗作也。半夏有三禁：产后、汗后、血家俱不可投。

其他如玉竹、荆芥、薄荷俱可量加。

利热则梔子、连翘亦可择用。

乡村旅次，无医之处，偶值微疴，照方拣投，最为稳妥，用疏之以公诸世，亦方便之一端耳。

集虫说

巢元方《病源》云：“人腹有九虫：伏虫长四分，群虫之主也；蛔虫长五六寸至一尺，发则心腹作痛上下，口喜吐涎及清水，贯心则死；白虫长一寸，色白头小，生育转多，令人精气损，弱腰脚疼，长至一尺，亦能杀人；肉虫状如烂杏，令人烦闷；肺虫状如蚕，令人咳嗽，成劳杀人；胃虫状如蛤蟆，令人呕逆喜哕；弱虫又名鬲虫状如瓜瓣，令人多睡；赤虫状如生肉，动作腹鸣；蛲虫至微，形如菜虫，居胴肠中，令人生痲疽、疥癣、疔疖、痔瘕、疳蠹、龋齿诸病。”诸虫皆依肠胃之间，若人脏腑气实则不为害，虚则侵蚀变生诸疾也。又有三尸虫，名彭质、彭矫、彭琚，与人俱生，为人大害，其状如犬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三寸许，有头尾，每于庚申日上天奏人过恶，故道家有守庚申之说，凡服补药必须先去此虫，否则不得药力。凡一切癥瘕久皆成虫，紫庭真人云：“九虫之中，六虫传变为劳

瘵，而胃、蛔、寸白三虫不传，其传变者，或如婴儿、如鬼形、如蛤蟆、如守宫、如蜈蚣、如蝼蚁、如蛇、如鳖、如獾、如鼠、如蝠、如虾、如猪肝、如血汁、如乱发乱丝等状。凡虫在腹，上旬头向上，中旬向中，下旬向下，服药须是月初四五日五更时则易效也，并须先以炙齋含口内咀嚼勿咽，引其开口而服药。

张子和云：“巢氏之衍九虫详矣。然虫之变不可胜穷，要之皆以湿热为主，虫得风气乃生，得雨气乃化，岂非风木主热，雨泽主湿耶，故五行之中皆有虫，诸木有蠹，诸果有蠹，诸菽有蚜，五谷有螟螣蠹贼，麦朽蛾飞，粟破虫出，草腐化萤，皆谷之虫也；烈火有鼠，烂灰生蝇，皆火之虫也；穴蚁、墙蝎、田蝼、石蛴，皆土之虫也；蝌蚪、马蛭、鱼鳖、蛟龙，皆水之虫也。昔冶工破一釜，见其断处白中有一虫，如米虫，色正赤，此则金中亦有虫也。”

沈萍如曰：“前人所序论诸虫详且夥矣，独于治法则未之晰焉。观今人患劳症濒危时则有飞蛾出者，岂非肺虫如蚕而化蛾也；又如胃虫如蛤蟆能令人呕逆善哕者，则反胃膈食，未始非此虫之为患也；烦闷因乎肉虫；多睡缘乎弱虫；肠鸣乃由赤虫；虽未经人常道而蛔出于胃而厥则心痛；寸白绕虫之为病乃恒有者也。求仙必先杀三尸，乃人所常谈者也。他如疥癣之有虫，蛇缠疮之如蛇形，人面疮之能食肉，医药俱必用硫、雄、砒、麝先杀其虫，而疥癣疮获愈。是则病由于虫者，急当除之，奈何惟治劳与膈，则未有以去虫为务耶？张子和言虫之所生，由于风湿热，固也，犹未透发其理，虫之托始固根于湿热，而使之化生，则专一于风，盖风能生万物，今观藏物于器，密封不透则无恙，若一进风则湿热始化而为虫，如枝元（桂圆）果壳及蜡函丸药，一破而虫斯生，则可见非风不能使湿热化虫也。盖虫之生也，根乎湿与热并而后萌，由于饮食杂进而后滋，更必因乎风气鼓扇而后能动。夫五行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肝，是必脾胃土衰而湿热滞，肝胆木盛而风动，然后虫生而变为疾病，则治虫之法，必先培土燥脾、抑肝去风而澄其源，勿使滋蔓，庶得治虫之要领矣；若徒杀之而勿澄其源，则随杀随生，亦何益哉？然而如三尸虫之本乎先天，人人难免，非修真炼神不能制；若蛔绕等虫之生于后天饮食所化者，则消除之法其权在我，可以寻其本而治之也。”